

焦點評析

國際關係理論與美中的戰略互動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傅澤民 *Ronan Tse-min Fu*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一、前言

幾經波折，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終於塵埃落定。如無意外，拜登 (Joe Biden) 將於 2021 年的 1 月 20 日宣誓就職，翻開美國政治的新篇章。拜登政府上台後，美中關係還會如川普 (Donald Trump) 時期般，上下震盪於海濤颶風中嗎？美國會持續與中國對抗的大戰略嗎？在美中國力差距持續縮小的情況下，中國又會採取什麼樣的政策？除了持續掌握美國與中國的實際政策作為外，我們更可以將美中關係鑲嵌於現狀霸權國與崛起國互動的理論框架中加以理解，從而對上述的問題進行更宏觀的思考。

傳統理論觀點認為現狀霸權國容易陷入「地位焦慮」，執著於領導權的鞏固，對崛起國不假以詞色，甚至必要時不惜發動預防性戰爭，一勞永逸地剪除來自崛起國的挑戰。¹ 另一方面，崛起國實力逐漸增長，不再是

¹ Jack S. Levy, "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1 (1987), pp. 82-107.

吳下阿蒙，在壯大自身實力的過程中往往對霸權國發起挑戰，衝擊既有的體系。² 由此理論視角觀之，霸權國與崛起國的衝突是亙古難解的習題，甚至可謂結構之必然。這一個宿命論的觀點在近年來受到諸多挑戰，許多學者紛紛從不同的角度展示了霸權國與崛起國戰略互動結果的多元性：兵戎相見只是兩造互動結果的可能性之一，不是唯一也非必然。以下我們將抽繹出這些作品獨特的創見，並討論影響美中互動時所採取策略的理論性因素。

二、中國針對自身崛起所提出的正當性策略（legitimation strategy）是否奏效？

美國衛斯理學院教授 Stacie Goddard 主張，如果崛起國能建構一套論述，強調在崛起過程中，其作為完全符合甚至能強化現狀霸權護持的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霸權國便可能容許崛起國權力的持續增長。此時，崛起國不被視為具有強烈推翻現狀傾向的革命性國家（revolutionary power），因此沒有立即壓制與打擊的必要。若霸權國意識到自身擁護的國際建制正弱化中，基於現狀秩序必須鞏固的實際需求，霸權國容納（accommodate）崛起國的動機會更加強烈。然而，倘若霸權國認為崛起國正在挑戰和顛覆其所偏好的國際建制，霸權國將拒斥崛起國的崛起，採取強制性的政策以及高度競爭性的大戰略以有效壓制崛起國。³

從 Goddard 的正當性策略理論看來，美國對中國採取高度和緩政策的可能性並不高。睦鄰政策的具體實踐輔以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的論述在過去確實有效緩和了美國的中國政策之強硬程度，但從 2009 年以降中國在與東亞國家互動時展現出的強勢性（assertiveness）以及一帶一路（Belt and

²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1st ed. (New York: Knopf, 1958);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³ Stacie E. Goddard, “When Right Makes Might: How Prussia Overturned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3 (2008), pp. 110-142; Stacie E. Goddard, *When Right Makes Might: Rising Powers and World Ord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Road Initiative) 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的推展卻很難不被視為是對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US-led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的強力挑戰。諸如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修改任期連任限制的舉措以及新疆的人權問題只會使中國正當性策略的效果更趨微弱。拜登上台後，假如中國的對外政策未出現根本的變化，拜登政府的對中政策即使比川普時期的對抗性低，緩和的程度也有其限度。另一個可能促成美國之中國政策和緩化的因素則繫於拜登政府對於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未來發展的評估：若美國認為該秩序在中國崛起的衝擊下依舊強韌，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容納中國的崛起；對於該秩序的前景的信心缺乏則將催生對抗程度高的對中政策。

三、美國是否會在東亞選擇戰略撤守？

Goddard 的正當化策略理論凸顯出了美國對於中國崛起為何無法鬆懈心防的理論因素，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美國雖仍是世界首強，但不再是日正當中卻也是事實。質言之，美國與中國的實力對比優勢正在逐步流失。作為一個衰退中的霸權，美國仍舊會選擇直面中國，絕不退讓嗎？這一個追問在美國的新冠肺炎疫情失控，經濟受到巨大衝擊的當下更是十分切題。美國衛斯理學院教授 Paul MacDonald 以及聖母大學教授 Joseph Parent 認為，衰退中的強權多半會權宜地選擇削減防衛上的開支並限縮安全上的承諾，容納權力上升的崛起國，而不是在權力下降之時仍選擇與崛起中的國家進行高強度的戰略競爭。這是一種持盈保泰的戰略選擇，最終的目的仍是維持強權的地位，等待權力平衡再度對己有利時的時機到來。簡言之，戰略撤守 (retrenchment) 是強權面對衰退時主要的因應之道。⁴

根據 MacDonald 和 Parent 的說法，美國最終可能不會選擇與中國在東

⁴ Paul K. MacDonald and Joseph M. Parent, *Twilight of the Titans: 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亞持續安全上的競爭，而會選擇漸進式的戰略退縮。幾個因素的存在使美國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在戰略退縮上進行不同的嘗試，其中包括：第一，美國的國力仍強，即使衰退也並非急速的衰敗；第二，國際體系中防禦比進攻來得更具有優勢；第三，美國與中國中有巨大的海洋作為隔絕，能夠有效地緩解因為地緣鄰近所帶來的直接威脅感。然而，他們的理論也指出，衰退的強權在特定地區若享有無與倫比的優勢，在該地區戰略退守的可能性便會下降。另一個選擇戰略退守戰略時可能面臨的阻礙是可靠盟友的有無（availability）：在缺乏可靠盟友的情況下，衰退中的強權即使想退守恐怕也得咬牙硬撐。綜合來看，雖然拜登政府會有在東亞進行戰略退守的誘因，然而其如何評估美國在亞太所享有的戰略優勢以及包括日本以及印度是否展現出抗衡中國的決心及能力可能最終都會影響美國對中國採取的政策。

四、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價值以及軍事姿態

另一個可能直接影響美國的對中政策的因素便是中國將如何因應美國的衰退。如果中國決心透過強制性的手段加速美國的衰退，美國便可能被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也是傳統的理論所相信的：崛起國絕不會錯失取代現狀霸權的機會之窗。當現狀霸權呈現衰退的狀態時，便是崛起國得以壓制衰退霸權的絕佳之機。波士頓大學教授 Joshua Shiffrin 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經驗描述。事實上，崛起國並不總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打擊衰退國。那麼究竟是什麼因素主導了崛起國面對主導體系的衰退國的策略呢？

根據 Shiffrin 所建構的掠奪理論（predatory theory），衰退國的戰略價值（strategic value）決定了崛起國對衰退國的政策基調，衰退國採取的軍事姿態（military posture）則決定了政策的強度。若衰退國能夠協助崛起國排除在崛起過程中可能面臨的阻礙，例如緩解其他國家對崛起國的猜忌或者破除一個針對崛起國的反制性聯盟，便表示衰退國具有較高的戰略價

值，崛起國因而會對其提供協助，以確保衰退國的國力不墜。衰退國的軍事姿態越弱，崛起國對衰退國所提供的支持越多。反過來說，若衰退國在崛起國的崛起之路中起不到正面的作用，崛起國便將削弱之而後快。衰退國的軍事姿態越弱，崛起國越傾向祭出強制性的手段來壓制衰退國，經濟制裁甚至霸權戰爭皆不無可能。但若衰退國的軍事姿態仍強，崛起國便只能使用間接與逐步的方式弱化衰退國，強制性的手段並不可行。⁵

從掠奪理論來檢視中國與美國的互動可以發現，即使美國的權力正在衰退中，面對美國時，中國不太可能選擇掠奪的政策。這是因為東亞是一個擁擠的地緣環境，除了中國以外還有其他的強權存在，因此中國完全可以利用美國來化解其在崛起過程中所面臨的一些困難。亦即，不掠奪美國的根本原因來自於美國在東亞所具備的戰略價值。即使中國認定美國不會在中國崛起的道路上助其披荊斬棘，現狀下美國在東亞的軍事佈署及軍事投射能力都會讓中國忌憚，因而中國最多只可能逐步地弱化美國，而無力掠奪。無論如何，中國都不太可能在短期內對美國採取過於激烈的政策。果如是，那麼美國對中國的安全競爭可能也有其限度。

五、結語

透過引介近幾年國際關係理論針對現狀霸權國與崛起國的戰略互動之作品，本文集中討論了可能影響美中互動的理論性因素。我們可以發現，某些理論因素指向了美中劇烈的安全競爭可能會持續的方向，但有些理論因素卻也點出了雙方的關係為何不會永遠劍拔弩張的可能性。這表示美中戰略互動的結果很可能同時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後續的觀察除了應檢視相關的理論變項的取值變化以外，最好還能梳理出各個理論變項的相對重要性，以對美中關係的未來發展做出更準確的評估。

⁵ Joshua R. Itzkowitz Shiffrin, *Rising Titans, Falling Giants: How Great Powers Exploit Power Shifts*, Cornell Studies in Security Affai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責任編輯：李欣樺